

Xing zou de shu

行走的樹

为爱就这样折腾到老

— 下卷 —

张建永◎著

 海天出版社

Qing zou de shu

行走的樹

为爱就这样折腾到老

— 下卷 —

张建永◎著



海天出版社
· 深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的树:为爱就这样折腾到老.下卷/张建永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507-2629-1

I. ①行…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8944号

行走的树——为爱就这样折腾到老 下卷
XINGZOU DE SHU——WEI AI JIU ZHEYANG ZHETENG DAOLAO XIAJUAN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胡小跃
责任校对 万妮霞
责任技编 梁立新
封面设计 蒙丹广告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39(邮购) 83460397(批发)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33133493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22千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三辑 湘西扯蛋

凤凰刘大炮	2
悼贤亮先生	3
一座城两兄弟——序凤凰吉安继辉兄弟书法辑录	4
亡友彭志明	11
木匠张雪翔	16
谎头儿明芳	18
让领导不愉快专业户	20
湘人梗概，蛮地多才	23
我要飞得更高——湘西飞人王中鸿	25
一个玩蛋女孩	27
一个弄剪男孩	29
寡言格格——一个忘年交朋友	31
沈从文与丁玲	33
湘西攀卵黄永玉	41
清新小暖男林铁	45
记同床不共枕的“天才”李赞	46

川老鼠田勇	49
本稳如山——新师说	51
倾听铜板脆响，手抚古筝怀伤	53
遥远的精致——学妹王雪瑛小记	55
一片青瓦孕素朴——小记武吉海	58
“老炮儿”的新年夜聊	60
新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	63
怀念我基本上见不着面的同学姜公元先生	64
由田耳获奖想到	66
穿越在金融投资和道家玄学之间	68
湘西出来的还是湘西的	70
鲁智深后人“鲁慢”	72
吾行吾素	74
一只学术独狼	76
贺一个小牛人捉住两个世界级大牛人	78
兄弟，老了怕卵	81
刁民贾辅	84
清明节的“乡土文学”	87
“湖南新闻首席老炮儿”何旭	90
扯个自己的蛋	93
非著名文学家骆华	95
老兄弟	98
病房里结识的朋友	100
老，就当是我的一次意外	103
吉大的“卵泡儿”	105

历史是个传奇话本.....	108
在无趣的时代想起一个有趣的人.....	112
双月湾上的一面生命旗帜.....	115
总把清茶改清酒.....	119

第四辑 思想杂碎

滇黔游学.....	124
找到价值和心灵“压舱石”.....	126
平凡者的智慧.....	127
致微信.....	128
在专业性自闭的时代怎样成为破壁跨界的牛人.....	130
一条河两份答案.....	131
敲碎文字砸碎逻辑的余秀华.....	133
谒郭沫若纪念馆.....	134
一个女人、一个家族和一个国家.....	136
枕乌江而眠龚滩——千年古镇龚滩.....	138
第二审美特征——看不见的绘画大师.....	143
乡村是一壶古芽一坛老酒——兼及保护与开发.....	145
新工具与年龄.....	148
胡乱读书.....	150
从川河盖的极端想到的——极致思维在旅游中的价值.....	153
方言之魅.....	155
中意对话湘西文庙——一场跨时空的思维风暴.....	158
任正非现象.....	161

评田特平的《街街巷巷》	163
从容谢幕	168
一口古井和一个产业	171
关于“商业化”话题的愚见	173
龙川行	175
从结构之美兼谈“创意阳痿”	177
红尘之外见佛性	179
把乡村建设得更加乡村	181
没有美学思考的乡村旅游建设是“盲建”	185
对捐赠者的动机追问可以休矣	187
远去的生命和当下的应对——沈从文的生命态度和生命张力	189
乡村旅游随笔	197
含英咀华	205
我的影像哲学	210
黔中首郡思南之行	218
让美丽回答一切	222
一跺脚就是数千年历史	224
偶遇莫言	227
后记	232

第三辑

湘西扯蛋^①

开篇的话

扯蛋，在湘西人这里就是聊天。是无拘无束那种唠嗑和聊家常，是摆龙门阵。老夫扯蛋是利用如厕、等车、候机的光景来打发。好在家里安的是坐式马桶，点一根雪茄，双手握住手机，两根大拇指像两个舞蹈家一样在手机上飞舞，这种出恭方式，估计黄永玉大师想不出来。他画的十二出恭图里就没有这种姿势。当然，也怪不了他。估计到现在这“老刁民”也玩不来微信。

湘西扯蛋，绝不端专家学者架子，也不搞虚头巴脑伪正经；不文学青年，无病呻吟，也不黑格尔川端康成，走高端路线；更不李健邓紫棋，玩眼花缭乱新时尚；不穿靴戴帽，不假面舞会，不高大上，不伟光正，不矫情，不粉饰，不抹黑，不上彩。该说说，不该说不说，记住了就说，记不住就拖，有趣的多说，无趣的不说，有价值的深了说，无价值的飘着说，咸甜苦淡，自己把握。但凡让老汉偷着乐的，都抖搂出来与众乐乐。说到底，其实就是一街坊老汉癫狂自话，或者唠唠叨叨，和老朋友一壶老酒，一盏红茶，一根藏香，几粒黄豆瞎扯而已。

吉首话讲“东扯日头西扯雨”，就是这个意思。

众看官，爱听听，不听拉倒，爱看看，不看走人。

沈从文说他作文，是思想体操。老汉我扯蛋，是思想出恭。（呸，臭不可闻！）

^① 闲扯，胡扯。一般写作“扯淡”。

凤凰刘大炮

湘西凤凰刘大炮，蓝印花布染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典型的凤凰人，语言犀利，讽刺人不带血，挖苦人不带刀。有幽默天赋，常在自嘲中嘲弄别人，在赞扬中你听得出夹杂着贬低，在否定中又听得出赞扬。和他聊天，就像和一位醉拳大师斗武，只见拳头声东击西，忽左忽右，被搞得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他从小学习染布，把染布当成事业，当成对世界的哲学理解。在他看来，世界只有蓝白两种颜色。他在这两色中倾注了一生情感。他的作品和审美态度深得乡贤黄永玉赞赏，两个“湘西翠卵”惺惺相惜，黄老为他画了一幅画，不仅画出了刘大炮的神态，还题词“大炮在此，百无禁忌”，活画出大炮口无遮拦、无拘无束的性格。

刘大炮是传统的，他把全部感情都沉浸在这种不被年轻人看好的手艺中。他自豪地坚守祖宗传下来的技艺，自觉地发展这种看似“没落”的手艺。由于他的坚守，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成为国家非遗。他将这门技艺带到罗马、米兰展示，带到中央美院展示。他以凤凰人那种超越性眼光将传统和现代审美接轨。他将那种蓝白相隔的生硬界限加以模糊，将规律对称性“搅和”成自然无极的机变，形成像钧瓷那种不可操控的“窑变”一样，注入了不可复制的灵性。这种质地无疑体现了现代性。大炮自如地穿梭在传统和现代两端，把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推高到一个新高度。他现在最大的遗憾是在拥挤的凤凰城里，难以建立他的染织作坊。他期望阳光灿烂的天空下，到处飞舞着他染织出来的藏青色蓝布。那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亦是他的祖先父辈在这块土地上高扬的心灵之旗。

(2014.6.2)

悼贤亮先生

张贤亮走了，这是个人物。老汉喜欢他。理由有二：第一，我可以大量读书的时候，他正在大量出书。什么《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正一本本抛出来。这对我们精神饥渴了很多年的知青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露。他对人性的揭示开启了我们懵懂的思维暗箱，看到人性的另一表现方式。很多年后，不少批评家批判他只能干点伤痕文学。本人不以为然。我们哪一次把伤痕琢磨透了？中国人太聪明，只要有人刚踏出一条毛坯路，马上就会有人说算不了什么，完全可以走得更深刻些。其实这帮家伙也没见着深刻到哪儿去。贤亮最先写了某些话题，最生动地表达了某类情感，最厚实真切地抒写了“文革”。这就是他的贡献。老汉服膺。第二，当整个中国都不知道文化产业是何物时，在1993年，他最早开创了文化产业，而且成就巨大。十多年前我去过他创办的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影视城。在这里拍摄了《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红高粱》《一个和八个》等七十多部电影电视。王家卫、冯小刚、刘德华、陈道明等众多影视人都与这个影视城有过交集。

不仅如此，他当时抛弃了铁饭碗，自筹资金办起影视城是需要胆量的。多年来，影视城接待了七十多个剧组，近千万游客，每年为当地农民提供五万个劳动岗位。他还响亮地喊出“文化是第二生产力”。老汉我佩服这种扎扎实实的创业者。他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产业史上都应该有浓重的一笔。

(2014.9.28)

一座城两兄弟

——序凤凰吉安继辉兄弟书法辑录

凤凰有两兄弟，一曰吉安，一曰继辉，当代阮籍嵇康式人物。性情豪放，率真热忱，每酒必醉，每醉必骂。幼习书法，颇得真经。兄迷颜真卿，弟爱怀素，各美其美，各醉其醉。生活是艺术，艺术是生活，颠三倒四，狷介放肆，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最后一定倒在酒桌下，忘却江山美人！他们联合出了一本书法集，嘱我为序。谁叫我年纪小于他们，只好遵命草就几千字，聊表心意。今无事发出来，以饕众看官。

寻两千年前中国古典浪漫主义历史源头，不能不追溯到一个披发仗剑的伟大人物屈原。他被楚怀王贬谪之后，穿洞庭，过湘江，溯沅水，抵溆浦，来到湘西。沿途高山险阻，王权鞭长莫及，加之风光旖旎，民风醇厚，这位三闾大夫心情悲喜交加，不禁击筑高歌，以排遣忧伤：“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入溆浦余惆怅兮/迷不知吾所如。”他在楚国边鄙荒陬，流连忘返，不时有佳作问世。从此，三闾大夫心中那种奔放狂野、閤中肆外的浪漫主义精神，就像甘霖雨露，普降在古老的黔中郡。那种思接千载、超拔现世、心游八方、无遮无拦的思维方式，与楚地边民战胜苦难、冲破藩篱的精神相颉颃，演变成中华民族伟大的浪漫主义传统。

这一精神文脉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贯穿了两千年来，以至于后

来的文学大家、凤凰人沈从文先生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也毫不讳言地说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诗人”。

也就是在凤凰，浪漫主义精神浸润着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胸腔，形成了这座古城独有的精神风貌。观凤凰人，就是与众不同。这不同不在其他，就在性格、人格、风格上。远的不说，就说近代，随手抓几个人往戏台子上一扔，就个个有声有色，有形有貌，令人过目而不忘，听声而知其人。画坛怪杰黄永玉就是其一。随手挥笔作画，着墨大胆，构型奇诡，无规无距，自成风格，不是姹紫嫣红，色彩斑斓，就是线条翻飞，不着痕迹，随意处，皆现匠心独运，精气丰沛；伏案吟诗撰文，更加了得。思绪游龙戏凤，感觉仙山寻踪，无所依傍，无所羁绊，哲思浩茫，天马行空。

原以为黄永玉之后，凤凰再无特立独行之人了。这一认识缘起于对我国当代教育追求中规中矩、整齐划一方式的了解。没想到，凤凰精神不绝，文脉不断。在众多凤凰人中，我的师兄彭继辉先生与他的哥哥彭吉安先生，接过“我本楚狂人”的那种率性而为、直行而做的浪漫主义旗帜，并且更为个性化地摇旗呐喊。

最近，彭氏二兄弟拿出了他们的书法作品，请我作序。说实话，这正好触碰到我的软肋。我喜字而不习字。少时老父亲嘱我描红，生性好动的本人便以为这是天下最难之事。握笔之际，心早游万仞之外。及长，才知道误了“阳春”，没有打下扎实的“国学”功底。所以，后来对懂书法的人，都心存一“敬”字。慢慢地，开始读二王，读颜真卿、读怀素……由于担心半途出家



◎ 作者与彭吉安（右）、彭继辉（左）

成不了佛，于是，干脆不练只看，成了地地道道的“述而不作”之徒。

三十多年前就结识了继辉兄。我们都是1978年被时代重新捡起来的“弃儿”，同窗几年，知道他性格狷介狂放，围棋下得极棒。毕业后不知所踪，听说当教师，当律师，当文联主席，当了很多不该当的和没当很多应该当的职位。再后来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退休了。其间，我们交往很多，每次除了我以及一大帮朋友，就是酒。每宴必酒，每饭必酒。每酒必醺，每醺必骂。这几乎成了定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足见继辉先生纯真赤诚之可爱，亦现出楚人浪漫率真的遗风。

六十大寿时，本人给他送了一首大赋。赋中对继辉兄的性格做了一概括，录其中两段，以飨大家：

凤凰临湘之西兮，水之南有吾朋。性孤傲而睥睨兮，格高蹈而怀忧。有田翁之豪气兮，趋熊公而善天下。步沈老之抒情兮，过刁民而犹不及。承故土之神韵兮，融侠气而柔情。临沱江之清流兮，依南华而梗概。谓六满之大号兮，实人中之豪杰。

顾六十之岁月兮，英雄而挟匪气。文参乾之阴阳兮，武断坤之公平。笔扫千军之麾兮，酒比刘伶而酣畅。舌敌群雄之不倦兮，声如洪钟而撼古城。掏心肝之交诤友兮，秉红烛而长天。情眷眷而怀伤兮，意切切而真诚。达则兼济天下兮，穷则独善其身。

又，在给凤凰画家毛光辉所作序中对继辉兄还做了一描绘：

比如彭老六，属于隐于市的那类人物。每日念《金刚经》，读《离骚》《左传》，精通草书，且左右开弓，每酒后拿笔，遇到左手方便就左手，右手方便就右手，一顿狂草，如九天狂飙，大气磅礴，气吞山河。书毕，则掷笔开骂，逮谁是谁。

这就是当今“楚狂人”彭继辉先生的真实写照。

两兄弟如同两个模子倒出来的，形同而内异。大哥吉安，一表人才，浓眉大眼，唇红齿白，虽年事已到耄耋，却精神矍铄，毫无老态。他性格温和，为人低调。兄弟俩在一起，总是继辉话多，而为兄的吉安却沉默微笑，或者顺话填上几句，无关痛痒。填的好便罢，填的不对，常常招致为弟的一顿批评。但是，为兄的也不辩解，依然是含笑不语。涵养之好世所罕见。

鳳凰頌

張永平

元高燈易鐵手昭景乘神出定弄西靈神震種澗道進脊百始鳳江翠
竿古高榜既畫文王元量馬海文湘起進逾巴下道而扼盛感天惟
鼓絕腔辰指園壇說望內夫駝才經邊鬼土蜀嶽巴潯洪高滇唐文開南
動唱銀辰行柔鬼文傳塵閣悍聚子世奪精蘭傳家更可水山控泰畫華
地尚飾丹獅排章還學退樵隸狀入情蘭傳家更可水山控泰畫華
離育飛鈔音場出城一濟五謂感元傑長正屈凡憑錄汗走釘書楚
堂驚馭茶在綉蛇赤代魂罕待震地對地規子遺箭高湖雲楚

◎ 凤凰书法家彭吉安先生《凤凰颂》

兄弟俩什么时候迷上了书法？大哥一身儒雅，学书法天经地义；六弟继辉一身匪气，属于拿枪使棒者，何时爱上这一支纤秀之竹，应该有点因缘时会才行。

自然，少不了一番追根溯源。这一追问，便追到了凤凰文化原始混沌之象。在凤凰这个地方，无论街巷阡陌，山冈原野总有一种气韵，一种氛围弥漫空间。无论是谁，只要你从娘胎里一脚跨进凤凰土地，就必然会深受影响。他们的父亲，生于战乱，像所有凤凰青年一样走投笔从戎之路，早早就投考“中国西点军校”——黄埔，成为一名六期军人。本以为可以为国捐躯，博取功名，但是阴差阳错，英雄没当成，倒成为故乡一开染坊的掌柜。因为，每匹布料在浸染之前，一定要用一张纸条缠绕在布料上做标识，写上“某某姑爷”“某某二瘸子”，否则一经浸染，便无法分清这布是谁的了。就是这染坊，促使他们必得学习写字。

由于彭家手艺好，为人谦和，生意越来越兴隆，大哥吉安就被父亲提着耳朵拉到案桌前，代替父亲写标识。一来二去，从不得已而为之，到兴趣勃发，大哥吉安从写字中居然找到一种快乐！这大概就是凤凰文化底蕴的影响所致。渐渐地，父亲和乡亲对大哥的字开始夸赞起来，这自然引来六弟的好奇。不就是写字么？有什么稀奇的！于是，继辉放下手中打架的棍子，开始握笔。居然，就是这个小小原因，成就了两个极有个性的书法大家。

就这样，没有师承，只有扛过枪和染过布的爹以及无数张等待写标识的纸条，他们埋首写起毛笔字来。这一对彻底的“游击战士”，无章法，无规制，虽不能随物赋形，但也是随心所欲，鬼画桃符，如是，一对“野

狐禅”就这样把岁月匆匆打发。

慢慢地，他们懂懂的美观开始发出怀疑。什么字是好字？吉安心有静气，开始描红临帖。在一本本展开的《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多宝塔碑》《颜勤礼碑》中，用心触摸到颜真卿、柳公权用笔用心之妙。颜体端庄敦厚，大气磅礴；柳体用笔道健，结字紧劲，引筋入骨，圆厚清刚，都积淀在吉安胸中，化为一种内心情结。再后来学米芾行草；学二王，临兰亭序；习北魏，学张黑女、张猛龙；到读汉碑，把曹全碑、张迁碑、史晨碑都读了个透彻入心。

观吉安书法，到中老年后，由于交往日广，思虑日深，他突兴变法，不仅一脱原来中规中矩的书法风格，为人也随之一变，跳脱出来，将几分洒脱融入为书为人之中。一时笔墨如人，人如笔墨，两相映照，自得其乐。二王浓郁娟秀，汉碑大气宏阔都被吉安凤凰之心糅为一体。如此，他的书法，见静气，见细微，也见激情，见浩渺；见淡，见浓，见枯，也见润，规制中有超越，腾挪中有根基。这就是彭吉安，见字见人，人字一体，成为凤凰文化的一种格局，一份精彩，完成了对渺远历史中凤凰精神的赓续。

继辉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与性格有关。两兄弟仿佛事物之两端，吉安静则继辉动，吉安文则继辉武，吉安秀则继辉雄。继辉生性见燥，天南海北，浮云野鹤，写字只是少时为染坊活计而作，并非献身艺术。正是由于继辉放浪形骸的鲜明个性，他总是以个人的精神强力，穿越一切与他有关的事物。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他雄强的意志和浓烈的情感，燃烧感染周边的一切。在中年至老年的边界上，他终于有时间回归宁静。于是，久违的笔成了他直抒胸臆的重要武器。他重新捡拾起来。这一捡拾，几乎是从凤凰文化中，将自己捡拾回来。浓烈独特的凤凰文化熏染过的几乎所有人，无论士兵、杀猪匠、铁匠……在灵魂最隐秘处都被置放了一种难以诠释的文化精神。它们潜藏在潜意识中，一辈子或许可能因缘时会有机会表现出来，也可能一直沉埋到黄泉路上。继辉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他焚膏继晷，宵衣旰食，发奋写字，完全成了另一个人。

但艺术高峰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轻易攀登的。他得意于自己能够书写

一手漂亮字的那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感到奔涌于心中的那份激情，不是漂亮的字所可以承载的。他这个时候的状态，就像清源惟信禅师所说的，进入禅悟第一阶段，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俗境。内心的不满促使他开始认真研读颜真卿、柳公权，开始把张旭、祝枝山、王铎、黄庭坚，包括于右任一并置于案上，青灯黄卷，和他们进行千古切磋。渐渐地胸中有了楷模，有了方向，有了着力点，笔墨有所精进，在漂亮之上涵容了饱满的个性。于是，进入禅悟“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第二阶段。然而，行笔之处，仍然有“隔”，随意挥洒的兴致常常在手的运行中被消减，难以尽兴尽情。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凤凰画家刘鸿洲轻轻地说了一句：手写坏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一点拨解开了继辉的困惑。正是原本的心性浮躁，见字不见人，把手写坏了。习惯一旦形成，定势会把气韵扼杀掉。怎么办？

凤凰人的精神在灵魂深处给他以力量。既然右手已经形成不好的习惯，出现审美上的自动化惯性，那种因流畅而显飘浮，圆熟而夹俗态的书写已成定势，那就只好一刀两断，跟过去决裂！他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毅然决然舍弃右手，改用左手执笔，从零开始。

看着鸡爪一样的字迹，继辉感到绝望，无数次愤怒掷笔，又无数次无奈地从地上拣起笔来，灵魂深处仿佛有一种声音在召唤他，鼓励他。古人那种悬梁刺股的毅力，凤凰人打死也不屈服的“犟卵精神”；在他的胸中结构成特立独行的脾性——死撞南墙，终不回头！

他知道，一定要精研古人成就，那就是思想、情怀、眼界和笔力。颜体敦厚而不板滞，柳体阳刚而不枯槁，张旭飘逸而不散乱，怀素飞扬而不飘浮，都是千百年先人所得。特别是怀素的线条，简直是灵魂之舞、英雄之气，有飞瀑之势、晚霞之韵。沱江岸边，小筑之中，他彻夜流连一个个朝代，与古人进行千年对话。怀素那飞扬的笔迹常常随沱江潺潺水声入梦入心入魂。他走近祝枝山、王铎，依傍黄庭坚，靠拢于右任，把大家作品中的精气神导引到自己的灵魂中。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左手不再是那只“左手”，它由千年书家控引，包蕴着继辉本人对笔意的体会，听命于发自内心深处的召唤，把个体性格和凤凰精神结合在一起，运笔如风，运神

如山，笔走龙蛇，鸾翔凤翥，终于开创了一种独特的书家新格局。

他进入了清源惟信禅师所讲的禅悟第三阶段，到达了“山非山而山，水非水而水”的浑然天成的境界。他在书法世界和人生境界里同时实现了大彻大悟。他借怀素之力，构型自己的线条，借于右老之功，强化自己的筋骨，博采众家，蕴藉于心，终于走出自己的路数来：奔放而不乏细腻，狂野而含蓄温婉，顿挫与流畅并辔，丰沛与苍凉同在。每观继辉写字，对他左手握笔，总感到有点别扭，但是，当目光顺着笔迹游走时，你的心便被带进一个情感飞扬的世界。看他在点、横、折、竖、勾、撇、捺、提的婉转变幻中，飘洒的雄风转瞬幻化成温婉的倾诉，丰润的笔意常突然裹挟枯槁，那份青春做伴的灿然与孤灯老僧的世故如此紧密地黏合在一起，恍如隔世恍如当今。笔迹枯、润、淡、浓相生相旺，笔意动、静、短、长相争相竞。有歌的平均律，有诗的平仄调，有词的长短句，更重要的是有继辉本人！

他的书法作品，就是他本人对世界的认识，对情感的宣泄，对故土流逝精神的招魂。他把点、横、折、竖、勾、撇、捺、提作为描述情怀的语汇，把枯、润、淡、浓、动、静、短、长作为宣泄情感的符号，然后，随情、随意、随心、随想、随思、随缘、随因、随机，饱蘸一生风尘、半世艰辛，如黄河之水，滚滚东流，以尺幅之有限，展天地胸怀之无限。

亲近继辉的书法作品，你能听到罡风高天呼啸，松涛层林回环，能触摸到凤凰沱江的清流渊潭，感受楚人梗概而多气、直行而诚挚的性格特点。

(2014.10.15)